

郭店楚墓竹簡

《老子》校讀

● 侯才 著

■ 大連出版社

老子



道登止也

天下莫可

郭店楚墓竹簡  
《老子》



# 郭店楚墓竹簡《老子》校讀

侯 才 著

大連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郭店楚墓竹簡《老子》校讀/侯才著. - 大連:大連出版社,1999.9

ISBN 7-80612-701-1

I. 郭… II. 侯… III. 老子-校勘 IV. B223.1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36691 號

大連出版社出版

(大連市西崗區長白街 12 號 郵政編碼 116011)

大連海事大學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

開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數:750 千字 印張:6

印數:1-3 000 冊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責任編輯:孫福泰

責任校對:侯才

封面設計:李克峻

版式設計:孫德彥

---

定 價:28.00 元

## 前 言

老子是對於中華文化的發展起過奠基性作用的哲學家。他的著作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有着獨特的地位：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探討存在的始源問題的系統哲學理論著述；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淵源之一；是我國惟一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的“聖經”。

老子與孔子大體為同時代人。《老子》一書當形成于春秋時代。但即使是1973年出土的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其抄錄時間至早也只能上溯到漢初。由于年湮代遠，老子及其學說的本來面目在一定程度上被歷史的塵埃所掩蓋。固然，王弼、河上公等注本所詮釋和厘定的老子思想經過上千年的漫長歷史發展已作為一種文化積澱彌散在中華傳統文化的機體中，成為我們的歷史傳統和精神血肉的一部分。但是，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才愈加顯示出在道家文化方面的追根溯源的必要性和正本清

源的意義。

郭店楚墓竹簡《老子》古抄本發現的重大意義正在於：它為我們進行這種追根溯源和正本清源提供了實證性的根據。

由於竹簡《老子》的發現，使我們至少有某種根據確認：孔子問禮之老子，確系《老子》一書的始初作者；而《老子》一書，也確系始成於春秋時代，儘管它此後經歷了一個長時期的演變過程。由於竹簡《老子》的發現，也使我們有一定的根據確認：老子及其學說的始初面目與王弼注本等流傳本所體現的確有所不同，甚至是重大的差異。例如，老子對“仁”、“義”等概念的態度以及老子與孔子的思想關係。僅是鑒於這些事實和結論，人們就必須去重新評判老子在中國哲學史中的歷史地位，去重新描述老子與孔子以及道家與儒家的思想關係。而這樣一來，傳統研究中的某些頗有影響的定論，例如，有關老子是第二代道家的歷史定位和片面強調老、孔思想對立的主張，等等，顯然都難以再維系下去了。

單是上述這一情況就已充分表明：竹簡《老子》的發現對於中國古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來說，確

具有劃時代的性質。

我對竹簡《老子》的研究是在 1998 年下半年作為高級訪問學者在聯邦德國訪問期間開始的。我的專業原本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但在悉心關注當代西方哲學特別是當代德國哲學發展的同時，我原已持有的對我國傳統哲學的情愫與興趣也與日俱增。於是作為一種“業餘”式研究，先是由《易》而道，又由道而釋、而儒。訪問期間學術交流的需要和郭店楚墓竹簡發現的正式問世，為我較為系統地研究《老子》、滿足自己多年來的夙願提供了一個契機。故而，當時我一邊研讀哈貝馬斯的《事實與效用》，一邊埋頭于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系圖書館的故紙堆中，完成了本書的基礎性研究工作，並將校勘過的竹簡《老子》本文譯成了德文，在一定範圍內同德國學者進行了交流。

推動我從事這項研究工作的主要希冀有二。

其一，揭示老子學說具有的當代意義以及其中所內含的對於當代社會生活具有重要價值的要素，以期盡可能提供一種對老子學說的當代闡釋。這是一種頗為艱難的文化“轉型”工作。在此方面，我想

着重申明和強調的幾點是：

首先，老子的“道”是對存在的“始源”問題的一種中國式的表述；老子學說的基本精神和最主要的意義就在于，它是在人類開始背離和疏遠自己所由產生的始源的情況下（那時中國社會正面臨春秋末期的大轉變、大分化，人和自然的原始和諧已被撕裂），對始源問題的一種提撕、強調和昭示，它要求人們不要遺忘、淡漠和疏遠始源，更不要違逆始源而為，而要努力接近始源，趨同于始源，從始源上達到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其次，老子的“無為”思想的實質，是反對違逆自然的造作妄為，反對主體的狂妄自大和主觀任性，而要求在與始源、自然的統一中去獲取自由，即達到“無不為”的境界。這裡全然沒有消極主義和宿命論的色彩，恰恰相反，其所倡導的正是一種健康的、合理的主體性原則。

再次，正像孔子強調“據于德”（《論語·述而》）一樣，老子把道德問題置于自己學說的核心和基礎性的地位。他主張“性”即德，肯定人性與“道”的源始統一性，并把“重積德”作為與“道”合一的根本途徑。



他還把修身、修家、修鄉、修邦、修天下聯結與融合起來。所有這些，都使老子的學說顯示出強烈的道德本體論的色彩，洋溢着倫理精神，成為東方傳統倫理文化的一種表征。

在我看來，正是老子的上述基本思想和基本精神在今天顯露出它的重大的實踐意義和鮮明的現代性。

其二，引薦和凸現老子學說所體現和代表的東方思維方式的長處，以期有益于東西方思維方式和文化精神的溝通與融合。

我認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集中體現在思維方式方面。如果說，西方的近現代文化、哲學更具有理性主義的色彩，那末，中國、東方的古代文化則更具有“悟性”主義的特征（在這一點上，老子比孔子更具有代表性）。鑒此，有必要有意識地促進東西方兩種思維方式的綜合。

記得我在聯邦德國訪問期間，德國廣播電臺（DLF）的一位專欄作家在採訪我時，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您一方面研究德國哲學，研究黑格爾，一方面又研究、引介老子，在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必然的

聯系嗎？”對此，我曾給予這樣的回答：

“老子與黑格爾分別代表了東西方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后者主要是理性主義的，而前者則主要是‘悟性主義’的。應該在這兩種思維方式中建立一座橋梁，以利于兩者的溝通與融合。如果說，未來文化是一種‘世界文化’，那末，這種思維方式的溝通與融合則構成這種未來‘世界文化’的本質。”

總的說來，我的有關竹簡《老子》的研究工作從屬於上述兩項目標。

書中凡有不妥、誤謬之處，敬祈讀者批評、匡正，以期進一步完善。

一九九九年盛夏于北京

# 老子及其思想的再發現

## (序)

郭店楚墓竹簡的問世，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重大的文化考古發現之一。由于這些最老的古籍的發現，某些傳統的學術定論將被推翻，中國古哲學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史將得到改寫。特別是竹簡《老子》一書的重見天日，將有助于廓清籠罩在老子身上的千古謎霧，幫助人們走近道家流派的源頭，認清老子及其思想的始初面目。

—

竹簡《老子》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老子》一書的古抄本。由于這一抄本年代久遠，故文字古樸，蘊意深邃，多有優于既有的今本（王弼本、河上公本以及馬王堆帛書甲、乙本等）之處，為了解和揭示老子及其思想的原貌，以及校勘今本、糾正傳統詮釋對《老子》本文的誤讀，提供了可靠的實證依據。這裡，

僅舉其要者并對已有相關研究成果作以補充。

1. 王弼本、帛書乙本等“絕聖弃智，民利百倍。絕仁弃義，民復孝慈。絕巧弃利，盜賊無有”(第十九章)句，竹簡本爲“絕智弃辯，民利百倍。絕巧弃利，盜賊亡有。絕僞弃慮(“慮”字現竹簡釋文釋爲“慮”，裘錫圭先生疑爲“詐”)，民復孝慈”。這表明，老子並沒有否定和擯弃儒家的“聖智”“仁義”概念，所謂“絕聖弃智”“絕仁弃義”當爲后來道家者流所改。

2. 王弼本“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第十九章)句，竹簡本爲“三言以爲使(“使”字現竹簡釋文釋爲“辨”)不足，或令之，或呼囑。”王弼本“文”字于理不通。歷來注家多釋“文”字爲“文飾”，亦牽強難解。現觀竹簡本，知“文”字乃“使”字之訛誤。

3. 王弼本“揣而稅之，不可長保”(第九章)以及帛書甲、乙本“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句，竹簡本爲“湍(遄)而群之，不可長保也。”“揣而稅之”或“揣而銳之”均難釋解，而“揣而稅之”尤于理難通。竹簡本的“湍(遄)而群之”則語義明曉，爲迅疾聚積之意，與語境相合。

4. 王弼本“夷道若類”(第四十一章)句和帛書乙本“夷道如類”句，竹簡本爲“遲道如獮”(“如獮”兩字系接轉二十號殘簡，現竹簡釋文未釋)。“夷道若類”

或“夷道如類”頗為費解。“夷”往往被釋為“平”，“類”(或“類”)則往往被由“絲節”之意而引申為“不平”。由此，該句話被釋為：平坦之道猶如不平之道。與此相對照，竹簡本的“遲道如隳”不僅語義通暢，而且明顯義勝一籌。“遲”，《說文》：徐行也。“隳”，通“隳”、“隳”(頹)，崩壞、衰敗之意。“遲道如隳”，意為：徐行之道猶如頹敗之道。《詩》曰：“行道遲遲”。《莊子·外物》曰：“償(隳)然而道盡”。此兩者可作為“遲道如隳”的佐證和註注。

5. 王弼本“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第五十二章)句，竹簡本為“閉其門，塞其兌，終身不忞”(“忞”，系“慤”簡寫，現竹簡釋文未釋)。“慤”，通“務”，《說文》：“致力也”。竹簡本的“終身不慤”意蘊顯然勝于王弼本的“終身不勤”。

6. 王弼本“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第三十一章)句，以及帛書甲、乙本“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銛襲(或“懽”)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樂殺人”句，竹簡本為“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錯鑣(“錯鑣”現竹簡釋文釋“銛鑣”，從王弼本讀“恬淡”)為上，弗美也。美之，是樂殺人。”這裡，竹簡本與王弼本、帛書本的區別在於“錯鑣”二

字。“錯”，通“厝”，《說文》：“厲石也。”“鑱”，通“弊”，《說文》：“慤也，通穀”。“穀”，《說文》：“張弩也。”可見，“錯鑱”，即厲石弩弓之意。因而，竹簡本這段話當意為：兵者乃不祥之器，應萬不得已時才使用。崇奉厲石弩弓（或曰篤信武力），并非美事。誰若以此為美，就只能說明他是嗜殺者。以竹簡本觀照，帛書本“恬襲”釋為“恬淡”有誤。而王弼本“恬淡”二字則極有可能系未弄清原抄本“錯鑱”二字字形，望文生義，妄加修訂所致。

諸如以上所引，還有若干處。因篇幅關係，這里不再贅述。

## 二

《老子》一書的成書年代，是歷來老子研究中爭論不休、難以釋解的一個謎團。歷史上大致存有下述三種有代表性的觀點和看法：（一）春秋說。以吳子良、張煦、黃方剛、胡適、張季善、葉青、馬叙倫、高亨等為代表。（二）戰國說。這種觀點占居上風，其代表人物有陳師道、牟廷相、康有為、梁啟超、顧頡剛、錢玄同、錢賓四、羅根澤、馮友蘭、張岱年、熊偉、張西堂等。（三）春秋戰國說。該觀點主張，《老子》

一書的基本思想或主要思想是源出老子本人的，春秋時期已以一定形式（如語錄或遺言等）存在，而最后成書則是到了戰國時期。持此觀點的有劉澤民、譚戒甫、唐蘭、郭沫若、任繼愈等。

竹簡《老子》的出土，為我們解開《老子》成書年代這一疑團提供了根據和綫索。儘管現在還難以判定和確認竹簡《老子》本文的形成時間，但從前面有關竹簡《老子》與今本《老子》的對照中可以看出，正是竹簡《老子》本文的內容、特點本身為如下假設提供了最為有力的證據：竹簡《老子》本文很可能形成于春秋末年，是直接源出老子本人或經老子的親傳弟子記錄、整理的《老子》一書的春秋古本。

值得注意的是，《莊子》的“外雜篇”對《老子》一書已多有征引。考其所引的某些文字，或為竹簡本所無而為今本所有，或異于竹簡本而略同于通行的今本。如“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胠篋》）、“至譽無譽”（《至樂》）、“自伐者無功”（《山木》）、“既以與人己愈有”（《田子方》）、“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知北遊》）、“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知北遊》）、“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天下》），等等，均為竹簡本

所未見而載于今本者。又如：“絕聖弃智”（《肱篋》）、“終日嗥而嗑不嘎”（《庚桑楚》）、“萬物萋萋”（《在宥》），等等，則均為異于竹簡本而略同于今本者。從中可見，《莊子》“外雜篇”征引之書，與今本《老子》略同。這意味着，在《莊子》“外雜篇”形成之前，春秋古本《老子》的本文已漸湮沒，而今本《老子》本文或略同于今本《老子》的本文則已出現。

如果再將《莊子》所引《老子》文字與帛書甲乙本、王弼本加以比較，前者雖然與后者均略有差異，但似更接近王弼本。而在帛書甲乙本、王弼本幾種文本中，尤以帛書甲本最接近竹簡本，帛書乙本次之，王弼本更次之。例如，《莊子·庚桑楚》所引“終日嗥而嗑不嘎”句，王弼本為“終日號而不嘎”，而竹簡本和帛書甲乙本則分別為：“終日號而不憂”，“終日號而不發”以及“終日號而不嘎”。

又據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八載，“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之。”這一記述表明，改《老子》一書書名為《道德經》，當始自漢景帝（公元前 188—141 年）。

綜上所述，我們或許能夠確認：《老子》一書經歷了一個由春秋古本到通行今本的演變和形成的過程，而郭店楚墓竹簡本、馬王堆帛書甲乙本、《莊子》



征引本、漢景帝“改子爲經”以及王弼校定本，則代表了這一演變和形成過程中的幾個重要階段。

### 三

竹簡《老子》是否是一個完整的抄本，目前學者們對此還存有見仁見智的歧異。據有關人士說，竹簡曾部分被盜。但是，從公布的現存的竹簡的狀況來看，竹簡《老子》的三組簡文都較爲系統、完整，內容上既各有側重，又相互聯系：甲本論述聖人之道，可名之爲聖人篇；乙本論述修身之道，可名之爲修身篇；丙本論述治國之道，可名之爲治國篇。據此，似乎不能排除這一可能性：竹簡《老子》是一個基本完整的古抄本。

假若竹簡《老子》是一個基本完整的古抄本，那末，它與王弼本等既存的今本有一系列引人矚目的重大區別：1. 未有對“道”的玄奧的描述和神秘的、超驗的形上學色彩。今本講“道之爲物，惟恍惟惚”的第二十一章，以及被河上公題爲“贊玄”的第十四章等，均不見于竹簡本。2. 未有與儒家學說相抵牾的文字。除前面提到的今本中的“絕仁棄義”、“絕聖棄智”在竹簡本中爲“絕僞棄慮”、“絕智棄辯”外，在竹